

超薄阅读

我的书店：
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

作者：罗纳德·赖斯 编(美)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

实体书店曾是人们获取图书的主要途径。虽然在网络竞争之下，实体书店不复往日繁盛之势，但在爱书人眼中，这些散布于城市或者乡村各个角落的书店，始终是最具温情的理想之地。

在书中，数十位当代美国作家各自选取一家自己钟爱的书店，将他们与书店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情谊凝结为文字。

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哈佛书店 ……………

通常哈佛毕业生们回到母校时，总是对一些变化唏嘘不已。他们为那些家庭作坊式小店的消失而感到遗憾，独立书店的消失更让他们无限感伤。长期以来，著名的哈佛广场都是书虫和爱书者(读者和收藏家们)心中的圣地。返校的学子们依着记忆，几经寻找也无法觅得曾经。他们想知道自己青年时期的那些传奇书店都去哪儿了。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。毕竟，如果求知圣地都不再支持独立书商，还有谁会支持呢？

每天我都感谢上帝，感谢他让哈佛书店得以保留，而且还蒸蒸日上。过去十年里，我就住在离书店几个街区之地，步行过去不到五分钟，所以我参加店里久负盛名的清晨讲座和签售活动真的很方便。我已经记不清多年来在这个实体店里买了多少本书。事实上，早在1970年夏天，我还在读医学

预科的时候，就来这里买过书。不过，我之所以重视哈佛书店，不光是因为自己在那里买了很多书，还是因为那里有数千本我曾经拿起翻阅、考虑要不要买，然后放回书架……再次考虑的书。

我常思考，一个看起来为阅读而生的地方如何能挣到钱。哈佛书店安静地矗立在马萨诸塞大道和普林斯顿街相交的转角，书店墙上有很多窗户。几乎不论你站在哪一条走道上，当你从如饥似渴的阅读中偶尔抬起眼时，都能看到店外街道上静默闪过的各种居民和游客。

或者当你捧起一本书时，你就能轻易地忽视掉身边走过的人群，以书为入口，前往浩瀚时空中的任意地点或时期，成为现实中完全不可能成为的人或事物。

(作者 小亨利·路易斯·盖茨，哈佛大学阿方斯·弗莱彻荣誉教授)

梦里也知身是客



作者：月下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这里有童年，有狗；有朋友，有亲人；有爱情，也有陌生的场景。哲理性、趣味性、与情感并重，以最敏感的心捕捉生活中的一刹那，留存下来，成为记忆。

小说语言干净、透彻、利落，本书不是以情节取胜的快餐式文字消费品，而是需要人用心去体悟，值得反复阅读的有生命的文字。那些岁月流离中的人们，那些温柔而残忍的细节，那些被命运无情嘲弄的梦想，那些未及盛开便凋零的花朵。

独家连载



《我不》

作者：大冰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：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；亦正亦邪浪荡洒脱，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；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；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置危生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，都在对命运说：我不！

《你好小蓝》

13 漫长的交谈

起初，我对蠢子和小蓝没有什么感觉，初见小蓝时，并不知隐情，只对她总戴口罩的习惯略感奇怪。

那时，她头发好短，贴着头皮。

她骨髓移植完毕，行走坐卧皆无大碍，但尚需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化疗，每个月接受一次骨穿、一次腰穿、三次抽血。

治病专需的药只有苏州有，需每月采购一次，于是即便想家想疯了，她也无法离开。于是，她随蠢子来到西塘，西塘离苏州不远，看病方便。饮食起居，在西塘省钱。

小屋江南分舵给歌手们包食宿，略微减轻大家的负担，但他俩不肯住宿舍，非去租最廉价的民房，住到了古镇边缘。

起初，我只道他们不合群，后来才明白他们是不想白白住：小蓝不是小屋员工，除了蠢子，小屋其他歌手都没有家眷，故而，他们不想占便宜。

其实，他们何必这么敏感，多双筷子多间房而已，会花掉小屋几个儿子？

再后来，听说他们搞来几张高低床，把那几间东倒西歪的小破房改成了小客栈。那是全西塘古镇最小的客栈，靠天吃饭，除了一个微博号，对外也没什么宣传，每日的收入换不来两瓶醋钱。

这是一家没什么前途的小客栈，即便日日客满，也不过冲抵了房租，减轻点儿生活负担。

应该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对他俩高看一眼：一来他们克己，不肯占便宜；二来，小屋不乏客源，他们却从未向客人们推荐过自家的小客栈。

有志气的人值得扶一把。我只道他们家境贫寒，但人穷志不短，故而一次聚餐时半开玩笑说看好西塘住宿业市场，打算投资小蓝的小客栈，并迅速转过去一笔钱——应该足够交房租，扩大一下经营规模。

微博名字也逼他们当场改了，改为@大冰的小屋—小蓝客栈。

这样所有搜小屋的人都可以看见，说不定能带来一些客源。

当着众人的面，他们什么也没说，低声道了谢，然后按照惯例，提前悄悄退场。第二天，钱被他们退了回来。

尴尬之余，我发现冒犯了他们的尊严，我联系了蠢子，辩解了半天，说那并非施舍，让她千万别多想。

手机那头，她好像比我还尴尬：“冰叔，谢谢你想帮我们，可我们的情况

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……”

我的汗下来了，小蓝，真的真的，真的不是施舍！我挂了哈，咱不说了……

她急了，道：“我们知道啊，你千万别多想啊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的……”

鸡同鸭讲了半天，电话实在打不下去了。或许为了让我心里好过点儿，小蓝安慰我说：“冰叔，不如你帮我个别的忙吧。”

我说：“太好了，快点儿快点儿，但讲无妨！”

她却说不急，说还要好好想一想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，西塘王家弄9号，猫叔的客栈。

小蓝忽然出现，她和我坐在茶室里，从午后坐到黄昏，有了一次漫长的交谈。

她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有跌宕起伏有生死磨难，也有普普通通和平平凡凡的经历。长达5个小时的交谈，小蓝体力明显不支，我打断她，希望她停下来歇一歇，改天另找时间聊。

她不肯歇，说还是一次性讲完吧，这样保险一点儿……她说她坚信和蠢子前世曾经遇见，来生也必将遇见。

至于这一世，她说最近她一直在思考：如果她提前离开，剩下蠢子一个人该怎么办？蠢子说过的，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会好的，咱们不会分开。”

小蓝俯在桌子上笑：“可拗可拗了，认准的事情他从来不肯改变，谁也没有办法让他改变……”

见我沉默不语，她轻轻道：“先前我当护士，遇到救不回来的病人，总是崩溃，事到如今才终于学会了坦然。不是放弃，是真的坦然，这半生，被他这样的男人爱过，还有什么不甘心不坦然的呢？”

她说她一直在想，究竟该怎样做，才能让不离不弃的蠢子也同样坦然。她笑：“要快一点儿做好准备才行哦，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”

我说，呸！不吉利的话少说，赶紧摸摸木头……说吧小蓝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

她轻声说：“等到最后的时刻来临，我只想抱着他，紧紧的，什么也不用说，什么也不用做。”

她说，或者悄悄地走吧，在他唱歌的时候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……

她说：“帮我保存一段话吧，将来合适的时间，拿给蠢子看。”

我翻开笔记本接通电源，沉默地打字记录。